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一

明　賀復徴　編

本紀四

呂后本紀　漢司馬遷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恵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隠王如意孝恵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

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子產為交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名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

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宫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

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

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吕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吕台吕産吕禄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

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
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
丑葬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
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
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
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
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

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吕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吕迺

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封吕種為沛侯吕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宫侯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後宫子彊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吕台為吕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

弟呂禄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嬃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呂忿為呂城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

亂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葢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

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彊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吕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吕産為吕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吕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吕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吕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

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已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産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

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乃以劉澤為瑯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

呂禄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禄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為

祝茲侯諸中官者令丞皆為關内侯食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禄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戒產禄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宫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禄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

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瑯琊王兵幷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

悼惠王肥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吕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吕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刼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吕產等乃遣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吕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

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

呂禄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禄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禄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

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决呂禄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

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説呂禄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禄以為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禄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産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虚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

母入相國産殿門呂産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産廷中日餔時遂擊産産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産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産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吕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吕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吕禄而笞殺吕嬃使人誅燕王吕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吕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宫令孝惠

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强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寛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

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乗六乗傳後九月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隂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乗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

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本紀四

光武帝紀 宋范曄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

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畧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飢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

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光武遂將賔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

甄阜屬正梁丘賜戰于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狥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

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鬚眉者邪何爲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

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冦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

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

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輣橦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户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墮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
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
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
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
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
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
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
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

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
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
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
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
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
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
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
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

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宫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𧝓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

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十二月立郎為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户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内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

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遥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

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

朱浮鄧禹為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

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琊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畧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

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苖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絶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

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赤眉别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于鄴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

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搶
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
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
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
為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
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
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
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

進至安次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于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温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于是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

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絶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

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
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
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
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
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
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
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
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

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
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
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
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
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
於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
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

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為高邑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甲子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大破之斬其將劉均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

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為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葢延為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為建義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為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率衆降封為中山王已亥幸懐遣耿弇率强弩將軍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於懐宮進幸河陽更始廪丘

王田立降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為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辠同大逆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辛卯朱鮪舉城降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馬遣岑彭擊荆州羣賊十一月甲午幸懐劉永自稱天子十二月丙戌至自懐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盧芳起安定破虜大將軍叔壽擊五校賊於曲梁戰歿

馬皇后紀　范曄

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慌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勑制僮御內外諮禀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初援征五溪蠻卒于師

虎賁中郎將梁松黄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絶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為天為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黄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為成帝婕妤葬于延陵臣

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于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

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常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

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閒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輙

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輙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十匹黄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黄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録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宫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

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熏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

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緑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

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讓讓之名而使帝受
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
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
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
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
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隂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闗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為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㣲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如有纎芥則先

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

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蕺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此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勑絶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八十三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周文彬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一

吳訥曰太史公創史紀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體亦多不同迨漢書以後唯遞相祖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徳之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傳以垂於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

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為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黄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最妙繇是觀之傳之形跡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按傳之品有七一曰史傳二曰私傳三曰家傳四曰自傳五曰托傳六曰寓傳七曰假傳

劉勰曰按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

記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也故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難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詮配之難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則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内之責而嬴是

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矣

復徵曰按勾吳錢應奎汝父氏云左傳易編年為紀事一每國分三類一敘本國之政二敘邦交之政三敘本國諸臣言行事詞有未備者則借經文以足之甲乙不混初終畫然不加損增隻詞罔逸令選而録之列史傳之首為班馬之先鞭云

魯昭公　魯左丘明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

諸侯落之蘧啟彊來名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春三月公如楚秋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夏五月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秋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

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二十五年春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政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

可動必憂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

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内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宫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

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

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

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刧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

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

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

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於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

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
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
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
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
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
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
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

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䮀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

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
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
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顔鳴右下
苑何忌取其耳顔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
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顔鳴三入齊師呼曰
林雍乘秋盟於剸陵謀納公也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
至自齊處於鄆言在外也秋會於扈令戍周且謀納公
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

子梁與北宫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

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十二月晉籍秦致

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秖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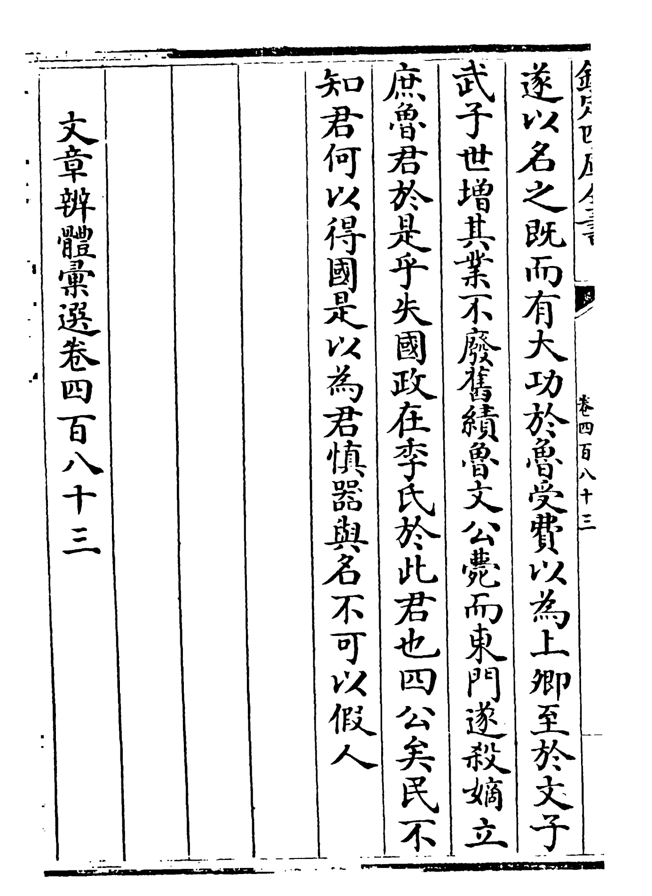
曰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言不能外内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
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
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於適歴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
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
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
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
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

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
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
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
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
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
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
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
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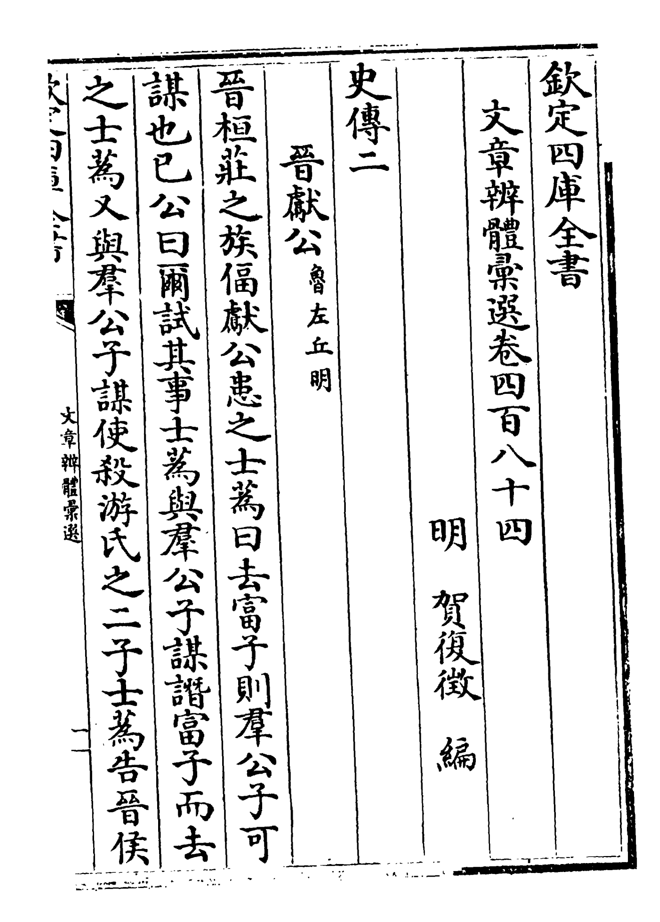
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冬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巳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於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

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



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八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二

晉獻公　魯左丘明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

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莊二十五年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宫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閔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

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二年冬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

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

馬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

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

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

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

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

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

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

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
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
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
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
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
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
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
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

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

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僖四年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

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

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晉惠公　左丘明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請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

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
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
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
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
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名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

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榦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三年冬晉

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

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

羅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

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十五年秋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

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茍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

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秪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

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
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
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
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
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
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

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夏晉太子圉

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二十三年秋九月晉惠公卒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三

晉文公 魯左丘明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

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

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騈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覊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

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宫戊申使殺懷公於

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
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
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
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
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

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

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

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

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晉文公二 左丘明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二十六年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申公叔侯戍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

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茍入而賀何後之有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

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

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人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勞

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

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

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

子摶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服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

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

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

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黄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吕臣實為令尹奉已

而已不在民矣或訴元喧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
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
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
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
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
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
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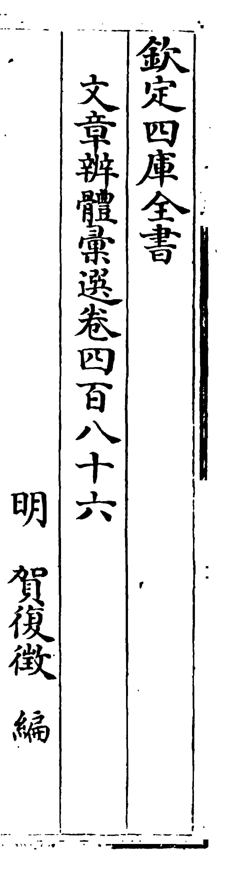
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曰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於溫討不服也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
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
歸之於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於衛
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
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
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於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
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

會而封異姓令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於許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

周治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廑辭卿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八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四

晉襄公 魯左丘明

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

爾骨馬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

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
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
構我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
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
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

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文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禦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

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

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晉靈公　左丘明

文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

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徳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

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入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

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

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秦為令狐之役故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

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

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

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宣元年夏晉人討不

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

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二年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

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惜也越境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
壬申朝於武宮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七

明　賀復徴　編

史傳五

晉景公魯左丘明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十年夏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子伐鄭

晉士蔿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濵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

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農商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

奸矣蒍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

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

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

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

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

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

射馬而右射入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偕命

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

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軍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

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

受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

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虣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虣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

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晉景公二 左丘明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令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

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

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

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

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茍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

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
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
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
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

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以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

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